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牧庵集卷

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

臣曹坦

寺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舉人

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

臣勵宇謙

謄錄監生

臣陳德彰

欽定四庫全書

牧庵集卷二十

神道碑

元 姚燧 撰

資政大夫同知行宣政院事張公神道碑

維張氏汴之浚儀鉅姓金由歲甲戌宣宗播汴河朔逃
兵走民皆扶攜婦孺從之而南最爾之土其出惟是一
夫之耕不足以食百人有司又括粟餉軍以就近之運

抗方興之師徭賦百至猶不能支故人心日離望望焉而思大兵之至以紓其急歲壬辰睿宗大殂其軍鈞之三峯山義宗播歸德大河失守故其祖得棄鄉北渡樂而家燕會燕薦饑嘗散居積以振之祖考之諱皆逸惟知其考字善甫三妣戴李南李實生公諱天祐字吉甫就傳讀書聰穎絕羣兒筮仕經歷工匠總管府以儒術飾吏事至元十四之年轉尹歷城未赴改同知棣州十八年詔發濟南傍近十路民五萬人濬交何以通海漕

責公董役丞相哈必齊臨治其上自春徂冬方十一月
天寒水冰數言宜休役待春徵集不待臨治所可及行
堤見僵死暴棄則盡傷曰吾曹媚上急公使民凍死如
是恣縱遣之民歡躍歸因彰言曰脫上見尤吾請身坐
不以相及事聞帝大嘉異裕宗時為儲皇下令升經歷
功德使司尋改總判院官奉訓仍經歷二十三年官太
中太原路總管為纔一年有德邦民刻石頌之明年官
中議參議尚書省參議要官非其才可以彌綸宰相圖

回天下者不足舉其職又二年官中奉拜中書參知政事大德四年僉宣政院七年官資善同知江南行宣政院以三官釋門故於佛氏為教信奉而篤守之慈祥惠愛多所及物有司政或病民如徙江浙巧工入將作亦為之授方使吏不得為姦利居剌樂業而行輕去其鄉不怨焉宣政五年祝髮之徒安之以為不繫出令以重斂諸山者惟公一人拜疏于朝請留者數十至大已酉卒年六十三越十七日從葬西山其祖始卜之宅嘗

稽後世官制貴賤與古反易古自一命至九命上公而極今則九品而進乎一公起布衣積官報政與知院致位二品實古八命侯國之君非獨歲時有以加數脩儀奉嘗其先為子孫者亦得衣被休光以紓朱紫真善大其門者一女弟同李出適士族夫人耶律氏次王氏劉氏范氏索氏七男志惠忠懇慧恕億五出夫人惟恕王出億劉出六女四出夫人長適實喇布哈三為監州一王出一范出王劉范索卒皆前公夫人子其男女恩過

所生至大庚戌翰林學士承旨耶律希亮曰夫人吾從
祖妹也持其從祖兄戩鄂特之狀求銘公碑其辭曰

因陵其高力半功倍孰與平地進履一簣緊張之先發
我庾餘責報于天如持左符實生令公始學自力迨其
筮仕共工是歷後銓尹縣薄而不為改倅棣令州用事
治浚交漕海五十萬指自春徂冬急役未弛公憫凍殤
丞相不謀下令縱之擅吾受尤事畫上聞帝嘉曰果遷
牧于并頌石瓌瑳尚書中書機務兩參事輒背馳資言

指南出知宣政實司祝髮故于釋典得其津筏昔人之
為箕斂諸山今公之來退食閉關僧徒安之聞諸滿秩
留者抗章上凡數十可因灼見舉職之宜鼎鼎宜其名
與位升卒從其先西山之兆勒銘隧首千祀有耀

少中大夫敘州等處諸部蠻夷宣撫使張公神道
碑

公諱庭瑞字天表姓張氏其先臨橫州人其曾祖淵祖
士明以有功金初再世千夫長考楫皇北京都轉運使

徙家自霄三子公其季也幼志不凡已以功名自許讀書力學經史之餘兵法地志風卜筮靡所不閱至既冠宿衛憲宗俾從征蜀佐軍前鋒帥如所策戰皆捷會其陟方帥其兩端世祖斬之軍中獨忠謹公仍佐前鋒軍中統始元之明年詔元帥府全師戍清居賜金符俾參其府幕議合時未下直清居南百餘里虛實動靜皆可相聞日夜戒備初漏塞罅敵無得勝加善綏懷所獲詞俘不誅全之小物利人慮亦必及中土艱蜀藥其地饒

橘課軍士之休役者曰袖手何為其仁日入皮幾何升
皆庫貯之莫曉為何以也視商旅有貧喪其資滯不能
東者召以其所有畜來無問幾何蹄畜給一石皆感泣
歸語父母妻子曰三相救我自爾相之名籍籍行路用
兵開達以虎嘯山關渠江可絕二州漕塗詔公為帥府
先鋒使將五千入城之旬日而營壘儲侍皆完以充制
使夏貴集四川兵數萬圍之諸將勉宜速戰公曰無庸
彼衆十我往則殲矣可遣間取援帥府須至為圖今惟

有分地死守以老之吾不為主而為客耶敵礮吾壁當
所皆穿禁柵捍之柵連壞乃離柵為堵虛本不築裂牛
馬草衣大樹廩之令可去來礮至則偃已乃復植敵以
城不可井必資澗飲泉出甚微下薪土實之公涕入畜
洩溺釜中入土以泄其臭人日數合吻皆創裂終夜行
壘至於立寐如是踰月援至不敢前公下令曰敵策吾
怯不出必嚴外而懈內今與之角可必逞志分千五百
人為三夜擣貴營果大崩潰禽斬都統樂俊雍貴胡世

榮等五人馘首千遺委資械萬計以遁公亦身負數創
功聞加賚之澤舉軍覃焉授奉議大夫守高唐州濟師
襄陽始抽中民之家為兵賦州若干百人恐吏出入為
市身按籍取其壯者與借衣仗衛兵權宜畀之編諸行
伍教以進退不相干越或曰足是抽數州責止矣教之
何為公曰吾所抽兵比其啟行縣官或遣使或覆閱耒
耜之衣不掩肘腋雖材賁育誰則信之其時留甲退乙
更逐紛紛徒自後期衣之兵衣韃弓手戟自足觀矣閱

使至果惟曰高唐之兵精良教民力穡野無萊田暇則使修孝悌于鄉校豪梗戢縮盜去其疆鄰獄疑留率咨平直大司農考績以治最聞遷朝列大夫濮州尹詔布多方仍黜其殿者一人為長吏勸辭之省曰如司農言正守職也豈敢為勞且州非守獨為上監下貳功則均功獨旌何為不敢奉詔省奏併升監貳廼尹濮御史臺賢之奏遷中順大夫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副使風紀峻肅吏重足立為京兆者弗便也中之奉藩都漕公及

夫人皆不恙入謝奉教不謹都漕曰吾黨憂汝兄弟蒞
官庸懦不足受任今居鷹鷂以擊搏見傷誠克舉之良
子酌酒壽之庭臣聞其誣也為避之奏徙四川屯田經
畧副使踰年以東西兩川各開樞府大徵兵圍重慶其
舟楫兵仗糧儲資取成都者十八換成都路總管而四
川中書左丞李忠宣公德輝以王相理賦四川凡屯田
征商與鹽茗竹木山澤之產民已輸而算未入官者皆
蒐剔之事倚之公以集一歲而羨衍彌倍以繼餽漕自

餘學校農桑津梁陂渠府寺館傳先政廢弛者莫不興
張蜀平升少中大夫諸蠻夷部宣慰使雜獠犬牙綿絡
盧叙思播施夔之壤者五十餘種椎結荷旃將數千里
行御羈縻枿其州縣繩削而礪門羗有偕婦女老稚入
市者爭直殺人為宣直礪門魚通司繫于理其酋斷繩
橋止蜀商于微謀大動兵入寇篡之其司馳告汪忠肅
公惟正以中書左丞行省成都問進討謀公曰羗俗悍
獷喜馴怒逆其所性然由殺一人而遽待以門牆之寇

小兵不能威大兵不煩興惟可遣使開諭彼雖凌信而昧理至撼以禍福亦豈有不回者耶忠肅曰無踰公者遂從數騎就途前遣人曰吾至矣其相俟而界羌盛陳兵來公曰吾從數人而猜備如是何為羌人蜀人舉天子民殺人償死一律治之今有司逮所偕來特使辭其見知情之所由來援質耳非併盡誅之也而汝為是跳梁行省如以狀聞萬一赫怒徵近郡加誅而汝唯有遺類乎亦奚不薛之盡劉可鑒也何乃負叛名為之續使

壯士推首白刃妻奴入乎此宣慰魚通司硯門者宜言
吾懼汝之妄舉而自孽也故越吾司而曉汝其首率種
屬羅拜曰吾昔者取羊生磔其碑卜之視食理何食曰
吉白馬將來可不煩兵公乘果白馬神語昭昭敢不惟
命乃論殺羗賊而出所偕即日復繩橋還蜀商通市遂
與約自今市者如故事無入硯門惟集郊關日昃而歸
其酋等曰亦惟命又以民歲摘茗官收糴之為局自嚮
公變其法聽民入券自與羗市令黎雅戍兵屯田自厚

罷沂楊山江漕穀以免嘉定州民覆溺都掌蠻反詔公
以行省兵誅之公請罪止首惡無及非辜可之其俗惟
善挾槍擲人而以過顙厚握松板為盾自蔽已陳公馳
馬射之矢出盾背半苛其種駭怛曰何物弓矢如是其
力也遂捐兵屈服惟斬其酋達蘭雲輩十人再授敘州
等處諸部蠻夷宣撫使後仍故官轉潭州總管浮舟出
峽過南郡燈時貳荆憲相語曰吾聞是州戶滿百萬良
足為治而湖廣省臣方事竣剥禍賊變詐月異歲新吾

不呵之祇益罪耳不能為也遂去之秦其前植業在樊
柱者上田五千畝渠義谷水灌之雜蒔桑里可材之木
萬根奴婢千指既卑兩兄田賦歲下不以及兄糴谷入
之其自取者惟城中一第與西郊之園百畝耳今歸每
不城居徜徉輞川泉石間南直聖燈巖為堂罾魚于淵
弄鹿于山賓客過山留飲彌日頗知為詩嘯歌自娛凡
居三年忽曰吾樂吾成都竹溪秦父老逝不能止時已
疾矣後是三年當至元二十七年四月十四日卒夫人

劉氏淑質懿行公所敬友及是偕其三子嶽岷扶柩
還葬安西之咸寧少陵原都漕公之闕且為書託山南
江北道肅政暢師文以今集賢盧摯誌銘求銘墓銘摯
之言曰公與仲氏俱名良二千石為時所器期以公輔
年位未究者豈以公年僅過其兄一年止五十七耶惜
哉公孝悌忠厚深沈明炳朋友孤嫠有不能家必周之
使可安以終身有妾慧艷若碑之或告與人語屏所問
之則曰吾父也召諸逆旅貌若甚肖叩其離兵失家歲

月與曩聞同隱瘥且是公曰而民耶人役也父曰民爾
曰欲得之乎對曰鄙人之來直以兒在公所不訪而識
之非人父情豈求俱歸公曰而女居吾家終不能拔列
羣婢令夫人盡取其奩飾衣服署良券歸其父曰資是
嫁之父子泣曰何以報公惟有繪像事之蘄其壽考耳
吾友勸農使韓世英歎曰以義斷愛人所難能其力于
為善率此類三子惟吟為嫡二女長適李鵬翼次適某
銘曰

維公自少期我振耀薄宦入官入衛憲廟憲廟受臣其
審其難一簡在心誠推六彈六飛之巡前茅劍外大旆
攸經有順無悖方號賓天遭顧世皇佐戎清居屢摧斧
斯虎嘯孤軍保新立壁飲血勸忠一逐寇十帝曰歸哉
久勞汝西其守高唐字我東黎鼓輦之臣孰手威忍或
于元元未善憂軫考績多方治獨最之誕誥尹濮俾長
吏師俄爾秦憲旋蜀經畧輟士茅孤授以錢鏹邊穀用
豐就牧成都大兵圍渝十萬仰饋需急應繁無少豫暇

朝聽之殷恒燭繼夜庸蜀平矣帝曰熨夷厥俗荷旃惟
汝使宜其慰其撫節以華汝大狂兵之小頑訓語始猶
革面久浚其心陸馬水舟相望獻琛晚移長沙羞姦竊
輩以完吾前惟駕早稅凡蜀齊秦長民總戎三十維年
四稔居東人遠遙之在庭使邁其收為庸寧已是茂我
銘豐碑匪伊桓盈英風百世凜凜猶生

山南廉訪副使馮公道碑

公以至元二十八年年五十九九月六日卒官朝請大

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于襄陽燧遊吳會還過
行臺廣陵得訃于故御史中丞魏初所遂出涕相弔後
後三年始拜其墓指桓楹誓曰公平生交友間文我怡
者他日當銘是為報子休復亦已叙所履歷見求因記
前卒六年嘗叙馮氏三世遺文有曰以中議年五十九
卒官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故中順方年六十以同知
臨海軍節度使致事至通議亦以同知集慶軍節度使
六十致仕三世皆止同知亦理之不偶然事之可異者

公抵掌曰若是同知不善吾家耶吾他日有避而不為
耳今公之壽僅齊中議校所卒官廉副班序正與轉運
節度同知者等六命四世卒致皆不逾六十嗚呼造物
之迹入果可以意旨見也中議中順通議為高曾祖諱
仲尹子翼壁考中書右部郎中諱緯世稱馮孝子公之
先諱由通議葉松庵崧山曰崧後更崧字壽卿童子聰
警于書博以疆識賞于中書忠肅公許妻以季之子闕
憤由貧試史征商屹屹自飾不盪華情中統建元時年

未壯入掾中書職奏事曹策識沉明得失先事日從丞
相造膝清光右部為郎自丞相辨章而下皆友誥之父
子並政法制未苛不嫌也入榮耀焉或纔禁中省曹多
徒顯庸在列庭加汰擢公以風度修凝數對有次留後
一故相長左右幕喜氣排入諸曹讐縮公不下之故事
諸曹出皆總管判官獨抑公真定轉運經歷換衛輝總
管經歷官承事郎令真定之無極事治考最換令治之
曲周狀其薄貪懦黜之圍襄陽急發民益兵河之北公

惟視地丁入中甲者戶抽一人籍之請託不行苞苴不入形勢富室施計無所凡竄名他役者皆出僚吏無所姦利其間江南既一陞議政大夫僉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司事換僉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事二境皆錯壤夷蠻人所憚行公冒阻凌歆瘴鄉蠱俗上下山谷至不可馬或輜以杖殆數千里刺舉周治簡削冗長官吏數百臺臣勞之移近畿旬換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僉事官市民物不輒與直責悉還之罪去官吏三百籍

沒賂賕且三千定霜摧電掣蠹朽皆折唐之監州諱發
其伏逃訟于朝顧列公實田湖陽三十頃禁殺日殺紆
塗乘傳多燒驛薪不法十餘事詔御史問之無絲髮得
抵其誣罪陞朝請大夫江西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未
代棄歸尋仍前官換山北遼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疾
辭行臺臣終日舉職風紀求歸者其私不可去也擇其
去家近在十舍外者以便之再換山南江北道肅政廉
訪副使命下數日卒僑葬檀溪之東筮仕至是三十餘

年怙忽時榮退易進難數命皆家受之臨繁處劇暇豫而集遭佳林泉野服佩寶璐鳴琴賦詩忘反移日觀所號雪崖亦可得其嗜尚已俸入盡于給故家之孤嫠與娛賓購鼎彝書畫故遺業不盈十金所標褫其閤甚高跬步恒以羞親為心迨氣息奄奄猶大書松庵墓馮孝子墓雪崖墓賜休復曰各伐石表之阡亦自喜其善全歸也遺文千篇晚而筆力逾進辭多雄剛深古畀于文者不能句求凡再配前夫人楊氏即忠肅公妻者今夫

人王氏其母休復與休復母之兩致其道不知者不以
為前夫人之生觀行有家為德如何女溫香幼三男孫
鶴齡龜齡彪齡二孫女皆下殤銘曰

公生自孱見靈奇也葱衡鏘然妙為辭也人一善偏已
兼之也其蘊淵淵介介持也其履平平循循施也入司
奏牋出縣為也同不俗牽異不離也責言言宣責事治
也憲府所纏吏不欺也風行嶺壩江之湄也幾耳順年
不云耆也厚夜長眠寤何時也聞之隔隕多舊悲也曰

良弓傳子為箕也柔木不弦世業悲也獨公青氍守不移也世德陶甄不外師也子于父田播其菑也父材補榱子構基也有華蟬媽冠雙綏也與乃祖背官醜夷也皆不持銓衮職禪也豈天為懸座右庖也不盈其泉斯不敬也信彼微權馮氏私也濤沱之川浩瀾瀾也苗胄必賢餘波滋也毋折楚筭以筮疑也麗牲有穿徵銘詩也

中書右三部郎中馮公神道碑

中統之元肇分天下為十道道置使以宣撫之我先世
父中書左丞公受任天平僚列聽自辟傳我真定將以
公偕懼不能致乃踵門自起之曰天平地方千里戶版
賦出將半諸道而寄至庸淺非得清厚和慎舊德雅望
如先生者孰與匡政令之不逮而抑其過先生負用世
才不及見之太平有兆之時陰拱何時敢再拜以參議
相屈公荅拜曰某學不切時無有可資吾相取者然不
敢虛盛招遂就車行參議無幾時中書省召入為右三

部郎中我先世父以奪吾賢佐吾惟賴以為理居無幾時亦去公在右部故相贈太尉史忠武公贈太傅文貞劉公平章趙公宋公張公我先世父及左丞張公大參楊公賈公尚書劉公稽古議制動見咨諏又其始至密院未闢憲臺未建尚書未分兵刑工三曹之事叢殍繁會決門開裕于刑尤慎恤禁天下諸侯不得專殺罪人死者奏可乃論輯要令條付之法吏俾有持循獄成不輒置辟必疏其情又疑闕讞下有司緩須臾無死以冀

萬分一朝或生之也遇于倫敗常者必峻治竟之羈縻
之國臣或失對都堂欲詰其謾公言宜示有期不可苛
明以怛向化以故于今之治文物燦然非夫人與有佐
理中元力耶公諱渭字清父姓馮氏其先居定之中山
嘗臣五代晉由齊王虜于遼從徙北京家長興遼滅來
南系緒則自公六世祖可譜益昱生道以再世不讓仕
生金承務郎居泗承務生中議大夫同知山東西路轉
運使事仲尹中議生中順大夫同知臨海軍節度使事

子翼生中順大夫大夫同知集慶軍節度使事璧公之
考也自中議而下三世比及進士第獨公由任子仕入
疑其為問則曰延賞及世自有虞已然歷古不判如曰
假以為忠勞之勸是後世誅迫以利之術非聖人大公
至正遇下以誠不忘先烈之義故其子孫不敢以能自
致富貴為賢而以獲繩祖父踵武為光也自後世科選
之法興風聲之相盪波流之相軋鼓舞奔走一世之人
使子孫恒有不籍基祖父可得自我之心甚失興考天

下之道近世惟程夫子仕由先妣我法行之上有稽先
王之經下不絕先人之澤初掾尚書刑曹移掌機務後
掾尚書省知選除金已威國一闕守者無慮數人懷告
身致曠數考無所于任更是職者人恒聚詬其短有見
讐轢者公覈精密而先後黜陟動有比依號為允平出
佐靈壁帥府李全聚兵楚州觀望前却不一其操于金
于宋皆未有屬帥遺公馳說之欲屈而軍受命即行不
為吾身巨測毛髮計至則撼以大義陳譬懇悃其首惟

在不可遺棄故君一言全未即從亦壯其能使不侵辱
善還之守均州軍事判官改南京右廂機察初金還汴
通議將逾河追及行在失公妣夫人趙羸博問公亦竄
避梗棘茹苦徒行勤以事存哀以求亡通議感其志曰
禮父在為母齊哀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曾
參以考已殺伯奇放皆自後妻為曾元不娶終身吾年
今五十其達汝志亦不娶終身金亡侍通議北渡河崎
嶇齊魯郊以還真定出則親僕御入則操井臼求擇孤

臣亡國之戚不失故家素宦之習可旨甘其口體而夷
憚其心思者皆卽躬為之日夕不去側立而坐休而出
一命之須畧不自遂積歲為世不異一日戴白紛如猶
為孺子時也執喪奉祭哀敬兩致世多不字惟曰馮孝
子化行閭門夫人事之嚴師也出與人交賢愚貴賤一
接以敬別置白黑胸中故與學士魏玉峯內翰元遺山
學士李樂城故承旨王慎獨今承旨王鹿庵最相款習
讀書為文不廢風雨寒暑節錄經史細及箋訓又蒐輯

金代文章凡積若干百卷專經左氏春秋為右部年七十日吾家由轉運卒官年五十九故臨海集慶再世皆六十致仕獨吾貪榮滿年格歸若後矣會子今朝列大夫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副使謁自省郎出令無極曰吾祖臨海為是吾獲從養于是天之私我多也平生曉行衛生法年八十二猶形神精彩動人以至元庚午閏十一月十九日卒無極寓舍還葬真定三橋里之東南原通議之兆文有常山集行世凡再娶前夫人王後夫

入師金尚書右丞安石其從祖父岵母也孫休復男曾
孫鶴齡龜齡二人方童女曾孫一人尚穉後葬之十九
年當二十五年戊子岵以公未碑棄江西憲副舟達襄
陽六月又蒙暑入鄧示燧所自理埋辭白以先人與而
先公相好為故人今繼室汝姚氏甥為孀銘先墓碑非
子誰義為蓋朝請先夫人楊今夫人王其父詳議諱德
溶我姚氏所自出之離孫先世父昆弟叔視之夫人燧
姑道也用是不辭銘曰

維斧鉞威君之所司奚取于臣入牧專持用誠允明猶
屬僭弄矧肆師心刑典不奉中元乾綱既收既張有罪
我在敢越奏當公時用獄上體帝德疑昭枉書情狀已
褫宜刑于辟宜亟徐之恩澤涵柔或幸庶幾輕平匪寬
猛匪深害今三十年作則攸賴古曰仁人利溥一言矧
士弼教出治原所又曰仁人立本孝子反覆揆公終始
良是公孝越俗格父之慈弊齒寧鰥矢不再妻曾元以
還兼公而兩清風在碑無期將印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

牧庵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牧庵集卷二十一

元 姚燧 撰

神道碑

懷遠大將軍招撫使王公神道碑

王彥弼方總管南康過燧舟中曰弼老矣將委印歸畢
先人墓事出故人監察御史商琥所狀曰他日必來徐
大參琰劉集賢因與燧三人一人銘之足矣劉集賢亦

物故余大參遠莫相及且弼嘗事汝先世父左揆公東
平故惟君焉請又曰自弼及與君友二十二年別君者
幾二十年不于是焉即求以待他日具禮備數而走三
千里之石城恐弼暮塗雖倒行無及也燧曰昔司馬遷
述漢傳皆蒐訪舊聞與遺老之言為之蓋職史者宜然
非必其時功臣子孫一一求見而始援翰也燧文劣下
固不敢自方先賢而其職亦太史也今而曰先左揆門
者其可讓為謹按王公諱興秀祖忠信考濟皆農蠶之

博野宋村我太祖始加兵中原圍燕不攻而坑中山蹂
山東河北諸名城皆碎已策金不能國可必滅也自將
征西而留太史國王穆呼哩徇河北未下城邑其年衛
王弒宣宗立南踰河都大梁兵興民既困徵求之繁餽
餽人畜雜死道路至不賴以生有遲我元兵者曰敵勢
甕來耶亦有不白吾令特誅其後服望風畏之不敢至
者公聞兵將至曰丈夫生三十年而勞苦耒耜屈壓極
矣今已委身餌敵暴骨草野且吾君已出民民尚雖死

哉吾有自圖富貴耳乃以是撼三十餘村之民汝幸從
我我能活汝乃將壯士數百輩出蠡疆迎雨大帥萬戶
劉伯林御史大夫蕭公降帥善其來與之幟曰張汝之
鄉我兵自斂戢不汝侵也大兵及城城方力完守具礮
死蕭大夫兩軍憤厲一鼓屠其城無噍類遺而三十村
無毫毛傷者兵去而艱食民死相藉公舊富粟地藏盡
發以廩餓人又假為種貫其力田作以繼糊口又築屋
數十楹以居病俾醫煮藥其間時其衣食所活又甚多

以徇師王徇地大名東平益都功陞新軍千戶又陞萬
戶從師王朝太祖京兆漠北時恒山公武仙壁真定西
山滄海公張福柵信安水中授懷遠大將軍招撫使賜
金符令招之僅得兩公潰民令散居祁蟲深三州種紅
花紫草以供上方織局後由諸侯王及功臣家爭遣使
十出括匠天下劉某以大丞相行尚書省于燕亦遣公
括祁蟲深三州匠為局使公監之先是常祝天曰吾遭
此大兵未嘗妄殺人死者活之饑者食之藥其疾而賜

其不至未嘗不力于善也而天報施我者使五十無子
何獨戾耶明年彥弼生至是告老以彥弼襲職彥弼能
譚言嘗屢使憲宗朝少尚氣任俠其友不幸為禍彥弼
願搃匕首仇人之胸幸自屠死不悔友止之中統建元
我世父宣撫東平召至監米家倉變陳惡為白米八萬
石授提領東平路鐵冶右丞相薦之平章塔爾渾公俊姦
人多竊馬始互市朝廷議其禁始置潼關大洋孟津中
灤三汭等所以徐邳八提舉俾司糾之凡乘馬而南者

必視其傳平章首薦彥弼可任我左揆亦譽曰吾知斯
人有欺則咎余平章言是以奉直大夫提舉潼關十二
年公亦從養闕下以至元六年三月八日卒歸葬祖塋
夫人張氏年七十三前公卒子男三人彥弼所至事治
發姦人為起三百餘闕下得省參贊正寅連謀宋書論
誅如法闕南禁溝高有丈渠久堙其源公割俸濬之至
今蒙溉利者二十村再換中順大夫黃州路宣課都提
舉民不苛擾而額亦溢再授知安豐府今以少中大夫

總管南康治皆有迹仲彥柔季元柔早卒女一人適李
信生子讓與一女二十而寡普不失身為夫子羞子今
有官於朝事聞廷臣節之聚土旌里門矣男孫三人元
德元顯校尉金符海道運糧千戶元慶忠顯校尉安慶
軍總把幼元恭女孫五人長適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史
弼次適江西同僉樞密院事陳柔次適滁之六合令董
仲次適里人薛某幼在室男曾孫四人二早世二幼女
曾孫四人亦幼評者謂史行部與公皆以鄉民迎降太

祖史氏自太尉與諸子孫將相五人而公之子猶調常
銓總管下路何其厚薄遼遠不相及而兩女孫之夫顧
皆將相將天移報公德化門也耶誠然亦理之未瑩者
燧取銘之銘曰

觀先漢臣陳餘張耳耳終漢事餘中畔棄耳有趙王餘
斬泚水天方與漢能與者昌天與仇之宜旋踵亡效于
計數一軌千古今蠡為州中城外鄉城捍恃強隄類悉
戕三十維鄉公樹降幟豈獨室家雞狗完遂人曰是謀

王公為之孰是吾鄉可命寄茲既全而兵又戢而餓又
勗而稼假種稷播有疾與貧我屋其居于父母邦推愛
何如止官懷遠惟富其壽年幾九十一世誰又而其再
傳而子而孫金紫垂躬常銓一門兩女孫夫顧皆將相
移報他門非天莫諒維天道遠人迹難知其張其門或
在異時螭首之碑有光前兆琢銘昭昭來世為告

鞏昌路同知總管府事李公神道碑

公諱節字子忠考諱松金寧遠大將軍輕車都尉隴西

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由鞏昌府僉事遷其府判官行
元帥府經歷妣夫人高氏從封隴西郡君祖珪以開國
貴贈隴西伯妣夫人某氏太君曾祖聚氣服其鄉鄉人
曲直不愬有司求聽其家高祖澤而上不可世也其李
姓隴西人者或曰猶漢將廣之苗胄公生而剛明其尚
氣俠得賦自家長知讀書曉習法律遭時艱棘以戰勞
自敦武歷忠勇忠顯三校尉既官矣復慨然曰吾自求
樹立如人曰吾薄門功何如即吏部取蔭試律射皆入

等出身奉班祇候監華之渭南稅未上行省開國平涼
開國為奏差經歷鞏帥田瑞欲異圖方閉壁銅人出入
是日公乘夜縋出走平涼上變及官軍至故便宜都總
帥隴西義武公汪世顯時為門將開壁納之縛瑞置法
公以先時發膚功轉會州軍事判官起鞏昌元帥鎮撫
都彈壓兼照磨加忠武校尉便宜都總帥府鎮撫軍民
都彈壓天兵已殘陝西完顏仲德行省于鞏招集熙河
慶陽二十四城散亡將卒數萬移鞏治依險石石門山

知麾下元帥義武忠壯可倚時節至其家拜事其母無異生已金社將醵假義武以便宜都總帥身將三千人東援道敗之餘纔三百人連汴金主已播不至家追及于行說令西駐石門因秦勁兵以圖巴蜀不聽走歸德走蔡自經死仲德赴汝水三百人皆從死惟十二人為謀勢今業然石門日夜望吾東音計今日即徙死無並必歸必報十至秦州為秦所止二人越去語畢時秦帥鉏枯祿已不受鞏命自為七省顧檄義武來計事開國

謂義武無行請不往嘗從公既至彼以失乏軍興錮之
已誅數人開國度不可得脫殆呼公前曰吾書為賦謾
語置枕丁即自經其帥欲併除公賴賂珠其妻免始從
喪歸葬之郡東原未卒寔聞敵且至衆悉散去公曰吾
寧蹈先白刃不忍敵坎不掩暴吾先也竟卒寔去敵旁
午馳終不至塋義武孝之俾襲開國帥府經歷蓋甲午
正月金亡明年十月其府猶稱天興義武集將佐曰主
今亡矣誰與為忠人以羣盜遇余率軍民萬家為口十

萬來降皇子奎騰義其後服曰為臣能然何忍罪戮仍
官以便宜都帥府凡其前所節度二十四城還受節度
公亦仍前宜都總帥府經歷始去險就夷還各城居官
舍民廬皆翦荆棘斬蓬茅為之使人父子兄弟得以休
養生息至今西土種族殷繁誰之力耶尋陞鞏昌府推
官訟清賊平再還其府判官帥從大軍歲入伐蜀責使
繼餽雖千里數石不能致一之地不匱功超僉兵馬都
總管府事俄權同知兼便宜府經歷方年六十忽不仕

而樂礫石山水為墅其間號蟄窟老人不踐府城絕口
官事樹桑及他可材之木若干千章奇花珍果埒是惟
樹松二十四不多並也疏泉列石幽蹊危榭人之至者
瞻眺望歸如在物表時與佛老之徒研思丹方奧典如
不足日故舊或過必烹羊繫豕劇談縱飲厭醉而罷來
者共席不賤耕樵年八十三聰明輕矯不衰壯時登樓
上馬不藉扶掖几杖非不御不設也一日疾子孫問焉
顧庭筠等語汝兄以喪來其以為言奴婢數十家吾食

其力久其民之以至元甲戌冬十二月三日為詩而卒
計始為墅實二十四年或曰二十四松蓋前計所止年
也明年三月甲戌祔之襄武城東原先塋二夫人陳夫
人前卒二十年繼夫人王前卒三年三子庭玉今資善
大夫行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庭鈞鞏昌路兵馬副都
總管僉鞏昌府事兼便宜都總帥府經歷庭堅便宜都
都帥府鞏昌路都總領二女一適鞏昌路都元帥兼權便
宜總帥汪翰臣一適魚溫內外孫男女合八十九人曾

孫男女四十六人平生篤于人倫妣夫人高卒事繼妣楊夫人不知非非其出及卒遺二女婢陳夫人子之笄未歸者厚其資賄嫁成州武亨在抱者撫至成長嫁帥掾南汝德又嫁弟忠孤女鞏昌元帥府參議都總領嚴孝忠弟賢府判官卒其子至鞏昌都總領庭某壻劉氏夫婦皆卒又撫其孤女嫁帥掾張珪後庭玉自蜀軍中歲一再或一來覲公不善曰古人以戰陣無勇為非孝豈可以我故輕去而軍且吾所以甘伏田畝樂之終身

而不悔者以汝及功名之會有奪取之才必張吾門于
他日孝孰大是若晨夕侍傍不乏致養則汝弟責勉思
吾言無以匹夫親親為心故庭玉一力邊陲最是質子
至將相凡六十年崎嶇巴蜀甘涼之郊隳名城摧堅陣
徠偽臣禽逆王與斬叛將大小之戰四十為時勞臣又
善謀畫以世祖之聖能受盡言而不罪人至入告大計
諸侯王猶苦于扞格自餘老成顧問之臣日月至前如
承旨王公一拂其聽雷霆之威幾不可濟而鼓聲之帥

遠關廷數千里數歲不一至焉從容片語回軫聖慮于
十年之後而得開可田何道哉豈言適其時不泛不迂
而切事情然耶亦素諒其忠也書之言曰啓乃心沃朕
心尚其似之此二官之篤其眷者嗚呼有子哉銘曰

善為塗行日昃而息所以再程不窘其力即小而喻公
焉似之謝仕未衰豈年是期無稱平生日託巖穴徒興
草木腐泯為匹思公荷戈遂逐羣雄四顧長嘯橫厲雲
風事揆義為不罪于教語臣而忠子職已孝人紀立矣

為榮斯多人爵宗庫我謂斯何爰樹礫山會蔚阡陌匪
利斧材惟以種德責報具子捷于鼓枹曾未卅年將相
身都有不語言言而既績惟不授事授靡不力嗟今之
人或難其全不難令終而難令傳公兩令之桓銘斯琢
于礫之山式配吳岳

少中大夫靜江路總管王公神道碑

敦武校尉衡之鄜縣尹天錫手事狀拜而言曰先人少
中大夫靜江路總管始從事故宣撫張子良公于歸德

實先生族姑之夫後以掾事先少師公于汴則天錫今
請匪直以先生銘賢公卿之墓之多而來以先人兩公
故吏有好故也則昭誅墳道者捨先生奚託先生亦奚
其辭燧諾之曰子言良是而先公及識之為序之曰維
王之先天平人曾祖而上逸其諱祖錫金泗之虹縣丞
考瑀皇大將察韓署為睢州軍民長官初大將嘗徙淮
南某州降民於睢以其家涼再西徙于涼而奴之為其
總管李侯訟之大帝潛藩為下教正之還民諸睢長官

所領實是民也公諱鈞字閔夫幼而惟儒之師長學吏
事流輩以為能惟惆儻自許不凡每恨枳棘非鳳鳥所
巢知者奇之惑者笑以為夸也歸德隣睢金季宣撫公
自范陽將其部曲奔泗州將楚將者潭其驍傑與一軍
多冒法難馭謀殲之宣撫覺一旦大閱戰士率其徒十
三人突入斬楚併其軍徙泗民四萬歸德中統之元公
始從事是府至元五年故左揆劉武敏公開用兵端于
襄陽詔集天下兵臨之制寵武敏漢軍都元帥專將其

軍其年又詔先少師開省于汴足其餽繼明年擢公掾
省九年公策撼武敏中合機意為奏官以從仕郎其帥
府經符金符故丞相史忠武來蒞師明年襄陽下奏官
以襄陽總管府判官十三年詔以湖南戍軍多疾恐坐
不習食稻俾公舟粟若干萬斛如湖南故丞相阿爾哈
雅所明年丞相奏官以奉議大夫行省左右司員外郎
遙知慶遠府又明年升朝列大夫左右司郎中皆仍帥
府金符十年升中議大夫永州路總管二十有四年升

少中大夫靜江路總管二十有七年龍集庚寅夏五月
二十有一日會雷州官舍年六十四子天錫迎樞歸葬
襄陽漢北古城後十一年始具碑墳道嗚呼概公平生
遷七官未嘗一遭暇豫掾省則當徙河南汴梁之民屯
田唐鄧申裕嵩汝六州之郊經歷則晝夜介冑虞敵行
壘判官當詔故太傅已延公將數十萬衆南伐大集啟
行襄陽公位府未屬軍旅百需朝出而夕責成其躬徵
呼之煩有窮日不遑食者當西南五十餘州新下而宋餘

孽兩王僭號海中遠則廣之東西瀕海諸州近而衛永
全潭之屬縣江北黃信陽皆袒臂和應觀受偽命以自
為名賊殺長吏平民據州縣壁山柵水負險騷亂者在
所千萬為羣鉏鋤底平公為員外置同正其安集之方
諭信之言撫綏之使傍午于塗幕畫居夥公升左右司
郎中之明年兩王死丞相加兵瓊崖僭萬海外四州留
後造舟鍛刃饋糧一切供億靡不皆集為永則前政當
周龍張虎剽殺之餘長吏利之根株深治以取賊售公

繩興事者以法寧謚而休息之州民與儒爭蒙其德狀
其治于省數百輩遂有日本之師賦造海艦皆取材于
民而促其期艦於矣犯法臣平章省復覈有司侵牟為
計局責償之徵斂戶及為靜江始是郡由抗王師拔而
坑之官寺民廬一炬盡燬惟婁鈴轄將所部二百五十
人壁月城丞相小之而多其忠曰是何必加攻抽兵衛
之視其終何為也逾旬婁奮身前行曰吾甚欲降加苦
饑何苟惠賜之食惟命乃遺牛數頭米數斛壁下之部

將開門取歸復闔吾兵自上瞰之其曹分米所不待熟
生鬻牛噉之立盡飭其曹人擁一火礮坐然之聲發如
合數百雷霆為一城土震落煙歛蔽空吾兵有驚死者
火滅骨盡無圭撮遺亦死事之奇哉迹是可灼其為新
造之邦之民也又會再詔皇子鎮南王再征交趾民慙
前困皆捨業而逃十室空半省檄公身至海北十九州
督餽檐負遠向者無慮千萬夫軍不匱儲又持詔料民
海外凡四涉鯨波得戶增多其舊十有六萬省又為計

局責償料民侵牟而徵斂滋酷凡是數者皆取民怨仇
人循牆而走者及公為之不驚其威而事功立馴難事
之臣而使辱不迫己其才長治劇將順何如也舒嚕氏
遼之貴族世運姻帝室由金諡為舒穆魯夫人舒穆魯
汪漢萬戶老格之孫瑄塔噶之女萬戶圖嚕之姊也歸
王能顯家政公卒而門戶並樹立雖天錫一子與婦孫
宣慰女甚愛之者嚴于教最不少借以顏色俾以廕及
天錫尹鄆縣亦确确其艱哉內外姻戚皆服其寡而有

攝公元配楊氏續盧氏卒葬盧兆盧惟一女與今三女
皆他夫人生子如已生一適其餘幼銘曰

惟茲下民陰陽有天或開而貧或華以綿世之信之如
寒與暑其未逆知不一方所而獨于公始終西南由宋
而汴而襄而潭而永而桂極海之外一遠而宦一振以
大古九其命今品反之九命無從九品則卑公品登三
實古命七州牧侯伯其揆歸一澤俾及于吾元之仁七
品官之鄙尹發身何嘽于生何憾于死文以列功碑漢

之誤

平涼府長官元帥兼征行元帥王公神道碑

王氏由宋敦武將軍嘗令鳳翔之岐山官卒子孫遂家
其縣之姜村大父世昌業今進士舉父大用以材武為
千夫長生公而卒公諱鈞以幼名戚七行為孤童子時
鞠于季父大有所已犖然有立志長以俠聞自今而下
一縣之豪無不與之遊甚為季父所知期以克大吾家
會我元加兵關中具視大城堅陣不啻驚風怒電之摧

枯震落覆之如此其易也幸大軍去而羣盜復起岐雍之郊百千為曹以剽發財粟為業及既殫亡無所得始掠人為糧于是行省開府長安累調軍誅之不能平長安路絕而生齒並耗矣公倡集鄉兵萬人自將壁拙山後移壁三稜堡偵得賊巢窟縱奇擊之禽張嵩北山斬安和扶風遣辯士說降梁七弟乾州臬楊政馬超山礫線張汧陽併將其衆上功幕府還都督控再授鳳翔安撫使行省棄關中而東乃移所部與邠涇乾恒數州

流民復鳳翔繕城郭闢田野為戰畊具劉咬章自敵來
歸麾下多謀殺而取其財者公壯其來發卒衛送入汴
由是汴都方聞關中城邑猶有未盡沒敵者遣間使懷
金符即拜鳳隴元帥壬辰大蝗饑移民就食秦州始與
今在丞公之祖汪便宜義武公合力拒戰甲辰金亡明
年廼下我先義其後服釋不罪也俾將所部從伐蜀自
效其年鈔沔州拔大安軍明年破成都入其郛其年入
覬以功賜金符仍故官帥隴州明年陷遂寧明年襲萬

州戰皆捷又明年由鳳隴平帥改平涼長官元帥兼征
行當弭兵之初平涼之民披林莽茨屋以居者無百里
食半蓬稗故部曲聞徙鎮皆扶攜老幼以從歲中得萬
家明年再從伐蜀再破成都虜其將以歸完朝駐蹕六
盤山平涼實近都供億之須使者徵發旁午一日數輩
皆取給其家後賦入粟沔陽率十而致一皆不忍征之
民為代輸三千石故二年闔郡帖然復亦由此故比他
諸侯家至今為甚貧凡在郡二十年請老于朝以子贊

襲職又八年當至元丁卯春二月五日卒年若干具年四月歸葬岐山之先塋數百里間輶車所塗民哭之如失其親戚為位以祭者數萬問之則曰吾屬皆昔見活于公者也夫人李氏同郡著姓前卒于二人贊某官由知平涼府轉同知安西路總管府事方為之資授室而卒男孫二人未名公以不及養先公喪之終身四十年不御肉受官必推功二弟初為鳳翔安撫使援挂招討使琳都總領後為平涼長官元帥兼征行又引珪代征

行琳為副帥陞為郿州復以珪兼知州事雅善岐山令
進士劉繪相失兵間及開帥間繪為民洛西宋自襄鄧
並西山出兵為劫居者屢急公為其車馬踰三千里迎
盡室以來敬事而歡奉之數年後聞定乞去固留不可
厚幣歸之若是者皆坐資篤于倫理不待學能者也大
本既立其他聞人父子兄弟屬於人必捐金構之以金
其天屬得蜀士則延致幕下俾有食以仁其妻孥又其
推也銘曰

遭時之艱不武有力可以服人人則見役大兵之餘梟
狼蝟生膾脯視人何忌不行公憤以歎嵩呼右袒義而
從者旋踵盈萬梁氏兄弟嵩和政張允饗幾時身膏斧
斯大慝既殲儔黨謀我有以惠徠用烏不可汝饑然耶
我汝糗糗寒切汝膚我有衣裳人人奮激昔迷不又恣
公使之公令敢後滄海稽天精衛所仇誓銜木石以絕
橫流金亡明年猶用其正元興一軌來方請命從征虜
蜀疾戰先登奏功斬墀稱之曰能金節命書擢長帥聞

萬室通都棘茨起本使不授館至即我廬賦粟遠輸我
牛我車種德在人論浹皮骨年胡可長名則不沒矧子
肯堂有文而才務昭乃先未父其來于岐之陽于渭之
涘琢詩穹碑終古之視

牧庵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牧庵集卷二十二

元 姚燧 撰

神道碑

榮祿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游公神
道碑

公諱顯字子明以至元十有九年拜榮祿大夫江淮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明年夏四月二十有一日薨于

位享年七十有四明年十月二十有八日葬汴梁祥符
縣之西鄉後是二十有三年當大德丁未其元子海北
廣東道廉訪使永錫俾其猶子偃自汴而郢持故翰林
侍讀學士高凝所次事狀以墓碑見託燧徵而叙之游
世不可遠本考逸其諱妣呂代之崑縣鉅姓歲為羊裘
三千以衣寒者傭工鑿平太和嶺石路艱崎步輶售直
白金為兩五十又伐石橋崢水以通夏冬閼漲病涉鄉
民惠之目為崇善老人天馬南牧金宣宗播汴徙君許

之臨潁東臯卒葬其地歲壬辰拔許公諫大帥巴爾斯
布哈帳下由是善國言俾經歷其府事後同千戶阿爾烏
蘭從諸侯王南征破金商鈔房禽何太尉襄陽下帥府
版為副達魯噶齊軍將劉儀段哈雅實克叛執公送建
康太尉劉石河言其材武于制置孟珙會珙移節于鄂
遣石河防秋淮漢公說珙求為前茅遂得俱北將及隨
興田僧住二騎夜遁豺虎縱橫出入林莽瀕死數數及
鄧之新野適阿爾烏蘭巡徼相顧悲喜偕至大將察罕所

為驛致龍廷歲庚子入見具陳恩主棄妻子挺身來歸
及自建康抵鄂州軍鎮戍形便兵食虛實我加兵誅可
以必舉太宗喜顧邇臣曰若輩曾微一言及此因嘉歎
公昔太祖由一回鶻迎降賜以羊馬授之璽書從其所
為人無誰何卿自脫敵死間闕以來又非其所欲賜白
金五萬其兩用之有竭其封襄陽新民二百家世為佃
民加錫銀符錦衣二襲亦授之璽書從其所為人無誰
何歸率是民復堰鐵拘壅湍水為渠溉稻田千數百頃

人賴其利後宿衛憲宗制授之璽書從其所為拉吉爾迪
幕長且行賜之酒辭帝曰卿辭朕前將飲無人所耶公
曰臣何敢面欺今既効死軍前請從此十年不御歸至
鄧大帥軍漢北敵壁間寂無人開門拔幟招諸軍進及
帝自將伐宋謀由蜀入兵及散關公諫巴蜀水則江流
悍急陸則陟降山巘舟車皆不可施利饒繼甚艱六軍
出此恐非萬全之策不若取道關東夷塗直臨江漢世
祖時方淵龍帝曰左方之師朕已付之業已至此其有

時宜即彼言之歲戊午也明年世祖已禡而南追覲于
蕩陰教自今凡所欲言指故平章政事廉公時以宣撫
從征偕以入告大軍至黃陂責中書納罕資取敵舟公
言斯人傲忽于事恐既集者不嚴守警將復散走而果
然俾公治別帖萬戶戰舟而篙師不足公曰江南之民
居多瀕水無不能操舟者盡前俘壯士立兩幟下令能
右否左得九百人遂濟江授之銀章行宣撫使世祖正
位宸極中統之元制位中書左丞大名宣撫使張公仲

謙下明年代張公為使其袞辭曰割愛就義遇敵有功處已端方臨事敏給又明年李璫反盜據濟南張公撫訟公嘗通書璫帝謂近習游某宜為是者驚禽為狐所憎然耳及籍璫家而書無有勅以訟者付公聽其甘心其人亡命踰年公召至其妻子曉之令出保無他也其人膝行于庭祈死曰吾誠為是汝言而可吾所無有而汝言然汝為妾人敕聽吾甘心則生死惟吾吾其忍汝殺如昔遇之公以平賊入賀進宴故事非宗臣國人

胡牀不入宮門殿坐皆席地不為設榻侍宴不稱觴至是公請稱觴制可之後賜黃金盈斤他日帝燕坐虎帳方止人入宮至為衛士所訶爭呼于庭帝曰是非游某聲耶召入詰曰何為而然公對臣將有請為衛士所遏不知疾言上徹宸聰罪滅死帝默久而出之裕宗時為為中書令樞密使適至復召之人令盡所言對以臣聞將改宣撫司為宣慰司且司者官之名也使而下官之人也由所官之人非才事故弛而不治何關乎官之名

今雖變名宣慰不求惟賢惟能任之仍夫宣撫之人猶
惡夫鼓不鳴而新其枹聲豈加大哉因歷短諸臣無少
借隱帝顧裕宗曰汝他日求可眷倚者須此輩人至元
二年進嘉議大夫益都路總管兼府尹未幾改南京路
總管兼府尹四年改大都總管兼府尹公因以乘輿歲
來居冬其儲峙穀食馬藁秸諸物和市之民直多不給
為所司盜有豪宗鉅室田疇連阡有恃不輸中下之家
率反戶及公則以物力多寡差賦之直已無所漁牟敢

有為舊驚猾者悉論如律民力紓息其半賜楮幣五千緡入言左右兩丞相安圖巴延二大臣者一居中書其事足治宜分命左丞相為樞密則六軍之政將日齊肅于前制可以巴延同知院事六年授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八年襄陽用兵之四年改總管水軍萬戶創石困于漢中流以絕敵舟馘圍之兵千改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皇子安西王國秦未至公見之六盤順聖皇后賜金帳載數十車用事臣欲置憲府奎鈞慶賜之

閻憲副張庭瑞不受曰汝總管自有府其即彼以置留
車一夕用事臣纔其不恭銳欲深治力陳辯且責其人
竅珍罷右丞相入為大官人有事干者斥曰吾守大釜
鬲者他非所知汝王食官不師此而行乃越職沮撓風
紀或帝聞之謂王弗戢左右也王雖不善以受知列聖
身見其推大臣于庭且聞帝託裕皇于他日者庭瑞由
以得受輕罰二巴延濟江下鄂帝曰游某曩者曾事列
聖于朕前策取江南熟矣非直能言亦能為者今聞濟

江而獨不與意必熱中其召以來授前軍宣撫使大軍
臨蘇公從七騎薄城呼曰我游宣撫也來曉告爾州州
將丞相奉詔諸諸軍以平江南誅賞精明其早自來歸
取富比他州將不然梯衝一樹則加誅後服為屠屠常
州續耳無殃生齒數百萬也王安撫即以城下公身至
坊市集吏民諭以天子仁聖威德軍律降城不誅其安
爾室家無恐或持金為謝曰吾非利貨為者授蘇州宣
撫使遣人四出招來逋民凡得十三萬家貸倉穀為石

百三十萬為種子民約秋熟償官民歡輸之無少折閱
十四年授中奉大夫浙西道宣慰使杭民聞來相語曰
吾屬幸哉善撫安蘇州者游公至矣明年入覲布幣蕭
墻俄帝輦至顧謂之曰卿老人宣力良多一日俾坐胡
牀持杖指使宮門何事不集其日入宴坐賜之榻輟大
官所上飲食之後疾遣使醫持藥衣白貂裘皆殊恩也
疾已入謝言江南賴陛下神武文軌一矣惜往敷宣聖
化者不稱任使勅語之中書其年國人為浙西宣慰使

者死省奏以國人嗣為上曰游某非國人何且指盜殺臣為平章者曰是不可居汝下者豈可久使亞人明年授中書大夫中書右丞行浙西宣慰使又明年用兵日本江淮福建湖廣之兵將十萬衆皆齊集資食于杭凡廩米八十餘萬為石又造海艦若干百艘材不足于足勸富民佐木皆酬其直又鍛治甲仗一令之下星火不喻其急動以失軍興緩制敕從事其堂帖無如瓢木弩莖刀皆預為千事盜殺臣益忌乃好言入聞游某高年

當以某人為使少分其勞實欲遣位公右上召其人至
曰游某老人汝可父事其欲位汝其下三四何所惟其
言從十九年是臣見殺于盜其姻黨貪墨姦竊上盜公
帑下厲齊民者諸不法皆露而東南新國尤罹其毒公
為鈎考惟是一省徵贓四百餘萬為緡明年明州民饑
貸米石五萬餘約償如杭及再用兵日本詔軍興百需
責使供億其時已疾猶支持視事尋薨于揚州官舍斯
其所履歷措注寵數大者自餘其敏政如尹京日必待

命于庭秉令中書乃歸治府雖事叢至其前必決一或然火達曙不得家食則必取之市霜雪寒慄至宿于野與造海艦于杭後場達城二十里比曉已至督視竟則聽政于司夜必二鼓方息其恤孤獨或為人所抑則不大聲色句句導使盡言事雖無迹計數以求必得其情其推誠感物如南京盜數人竊戍軍之馬于律當倍其償軍迫南征為先假諸公帑同署者難之公則曰過則在余不及諸君與之期日縱盜歸取之家如言而反悉

輸之官受罰不訐為杭生獲荷葉浦賊周先鋒輩四人
公曰堂堂宋室國家取猶覆掌鼠子何為皆官以巡檢
給衣服貨財遣之曰能與而餘黨舍賊為平民惟汝反
面叛歸亦惟汝旬月招其黨傾其巢窟牛天王據海島
官軍加誅積歲不能平公惟遣象山僧往說之乃與之
偕來凡此皆事動天聽者也三夫人張氏趙氏完顏氏
子男四人永錫永祿天祥永弼永祿知延安之綏德州
天祥入侍裕廟于東宮與永弼皆不祿女六人長適陝

西行省男趙某次適提舉男路構次適襄陽路總管馬國璧次適蘄黃等路副宣慰呼圖克岱次筭而天季適史太尉忠武公孫知安陸府史熾男孫四人偃億倫僎女孫二人長適提點奉宸庫瓜爾佳思政幼在室男曾孫三人元嗣元偉元暉女曾孫八人銘曰

在昔英文名城剖分為開國臣賚其庸勲公時還南首策平宋克沃帝心顧曰禁從咨汝如林孰為斯言斯猶宜同功勞位尊其封襄民為家二百其世有之尚力是

獲定憲二廟守而不渝歲賦名城天府尚輸獨復公家
盡私其有雖儲千金富無此厚英文富之世祖貴之在
笥衣之玉食饋之位亞人臣龍光匪夷自夫壬辰迄于
乙巳五十年中高明及此謂非人豪謂之曰何槩其平
生庶善則多維列聖知無是為大爰筆之碑永白隧外
金故昭勇大將軍行都統萬戶事榮公神道碑

大德辛丑燧持憲節使江之東其明年表之總公榮顯
祖書遣屬吏聶復禮主政致父都漕君之與其同官題

與別駕喬簣成李仲和及江西憲僉郭貫行省檢校閻
宏之書為先以龐太史詠所狀曾大父金都統萬戶公
之行拏舟三千里來宣求墳道之碑嗚呼逝矣勤哉是
有比焉昔腹勝軍節度趙慤死于金及其子故同僉書
樞密院事良弼使倭哀鳴先朝願詔詞臣賜銘于石制
可則異代之臣能忠所事者舉宜得誅乃序之曰孔子
遊太山見榮枯期年九十五鹿裘帶索鼓琴而歌于郕
之野曰貧士之常死人之終孔子以為能自寬今榮氏

家橫梅之清池連邸不大遠豈其遺苗歟公諱祐在金
叔世宣宗寔國播汴河朔豪傑所在爭起倡亂義兵完
保其鄉金詠以官冀賴其力復所失地聞公有衆踰萬
以爲昭勇大將軍行都統萬戶府事故奇其服別異他
軍俾戲下皆華帽人望空杠子旄東旆知爲公軍遇士
大夫長于綏懷衣食皆資其家故戰人致死力所當必
摧有效蹠躡膾人肝者立磔爲徇以故其軍生齒並隣
不耗焉卒葬清池讚善鄉王強原夫人王氏子男四人

與既嗣將將是軍曰吾于申令之際不得不建是都統
旗鼓然戲下千戶皆父之執不可一旦偃肆居上宜貶
吾名止曰千戶一軍益躍趨用命其戰必前列以身當
當敵有所克獲惟衆取之少不覲見與夫能寬且惠皆
聞見之得其家者河朔平太宗即位三年辛卯肇置徵
收課稅所河北東西道辟為滄鹽辦課官時理財臣爭
以苛剝相高獨能恪其素守人以善譽卒四十五隆
昌竭官竭積鹽而席其釣石之所次顯與貴女子二適

李氏孫男九人當早卒淮都轉運副使自滄鹽利民場
為司判副使清鹽使至以承務郎為今官終始鹽官故
悉其弊蓋是司惟權榷利煮海為之竈則不一其所賦
車州縣發輒自竈遠或數百里纔先與直三分一至塢
盡售之一遇霖潦留陷渾淖斃牛敗車蹄輪填道策干
中書願募商旅納估于官持券即取諸竈歲省車直為
緡三十餘萬今著為今年饑人噉草根木皮預虞竈民
散亡稱貸鉅家米為石千布為端萬分費之約價樂歲

又大雨水溢竈多冒沒煮不盈數歲賦用逋度支責徵
繫吏捃獄再至京師求遣御史按覆得實復捐七千緡
皆惠政也及顯祖同僉宣政院事曰吾子三品榮耀矣
遂解組課童耕桑野服徜徉其鄉嗚呼其老子所云知
止不殆者耶成漕司巡鹽官次昌珪斌珍得孫都女子
女十人適徐李趙某族曾孫男五人欽祖管勾厚財場
繼祖大用庫副次顯祖也今以中憲大夫袁州路總管
兼管內勸農事提調造茶勾當表隸行江西省而舉刺

則湖東憲府宏貫皆言榮袁州糧二千石治最江西貫
燧所畏宏嘗同太史氏言皆可信有是能子為臣明時
宜都漕君輕去袖手一堂坐視其猷為也紹祖以國言
教授長蘆慶祖禮部奏差女子六人適齊范王楊李嚴
六族玄孫男五人滋安源溥溢女子子二人銘曰

屯難之時弱不自濟其依于強亦勢必至金德自宣既
厭于天接浙而南河朔棄捐俚俚遺黎既安舊土匪連
為羣有侮孰禦維茲清池海浦在東桓桓榮公萬夫所

雄如鳥之歸有苑彼林約束不待來比鳥在無他求為
全生是賴譬衆同舟風濤中流莫不奮楫攸濟之求為
將是軍善作士氣人華其帽表襮自異昔魯烝徒貝曹
朱綬何是肅暇千載有今萬夫泑泑不一其面而一其
心阻海之甸非一公威而一其仁寒饑在人如切吾身
孰有不裳吾解以衣未殮孰有我庾其餽猶惠小小
甚大斯匪曰禁殘寡婦孤兒人魚肉之溉鬻已久天懋
其功宜熾厥後子長千夫年艾不遥豈俟曾孫畀其光

昭嗟惟令孫才優治賦何便不張無嘉不去迨曾孫貴
考槃遽歌子仕父休止足如何曾孫袁州良二千石登
古七命其進未極凡之有家孰造就承詩之金石垂示
雲仍

浙西廉訪副使潘公神道碑

公潘姓諱澤字澤民宣德府人府在金惟州曾祖嘗為
州孔目而逸其諱祖祿考得用生行軍萬戶府提控渙
及濤與公伯仲氏皆善厚殖其家資公讀書壯而遊先

師魯齋左丞許公之門盡夏故習而氣大變養親不違其志事兄愛以敬閨閨有閑及出門庭卑以下人語恐惴之遇風無所厚薄者于塗必謙謹戀嫻令盡所言不峻謝別用太保劉文貞公薦由從事太府監擢監知事轉貳左藏庫使出再提舉織染局金符在順天路官承直郎宣德府則奉訓大夫課皆最陞奉議大夫知弘州兼諸軍鄂囉始有土民以行所學郡早遍禱其境百神已乃詣郭西泉投文祝曰山川之神其所司者惟在能

興雲雨以水下土耳今旱暵如是不能膏澤之神固已
不得其職使州刺有罪幸漏譴于明天子必將殛之宜
止其身吾民何辜橫罹斯毒則爾神又佚罰矣敢恐恐
退俟終不得命當自劾去其夜有光如星騰泉明日大
雨為屋祠龍泉上自公未至州之南並山風為灾又為
文禱曰風者天之號令順四時溫燠淒凜之氣發達遂
成萬物者也時自為惠反之而已灾况暴厲無節穴涌
谷起飄翔塵沙偃偃禾稼以病民哉永民恃以生上以

出縣官租賦下乃仰以糴盛報事乎神明今使之貧窘
無所于食目其顰苦之顏耳乎愁嘆之聲神亦安所利
之必州刺之是矜其收是雋怒自爾風災衰息民賴至
今尤究心用獄前政繫疑盜八人榜掠百至求迹無所
公明其非辜皆出之刼家訟公故縱無幾時而盜果得
西京械成獄令待命他郡過治囚號市曰此州之人神
明公以為包拯復生獨不能相活耶公將召問同列謂
宜發卒衛出吾界而已讞非吾事也公曰人求直其枉

烏可陽為充耳不聞卒問之蓋太原民輸既如約矣倉吏不以時受入鈔貴家奴令代其輸既如約矣奴與偽為鈔者友陽悔之有我善鈔而歸所偽為我急其得不詳視也出而用之而事始露有司鍛成之謂利利賤而買之偽為首當以見知法公列上之竟雪其誣而抵奴與偽為者法賦州市牛公懲他郡驅牛至官擇可受直聽命旬浹奔走煩勞廢其穡事令持價即鄉民自為市吏無所姦利駟僧亦不得上下其直轉知興中州入為

監察御史刑部主事恃當國臣知多行不法察院召按不能致公從卒至部捕之一訊而貪墨皆出論如律轉僉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司事治有田民殺其主者獄已結矣公詳讞之則其妻與所私夫為之乃昭田民當二人法又有訟為豪室奴其一家十七人有司觀顧數年不能正公以凡今鬻人皆畫男女左右食指橫理于券為信以其疎密判人短長壯少與獄詞同其索券視中有年十三兒指理如成人公曰偽敗在此為召郡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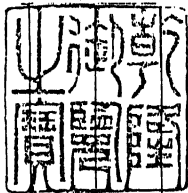
年十三人以符其指皆密不合豪室遂屈毀券民之
或言高麗王有逆意集將吏將徙故都詔近臣偕公即
治公以王今尚主王設舉事主安不知知安不上變聞
而噎嘿以從他臣治獄希意深驚求竟公獨輕平主果
馳使明王無有事從中變制使多得罪獨還公憲尋入
都事御史臺剖白羣疑商訂時才自其口出人所畏縮
皆身任為無少顧讓然不專已博咨之人嘗曰君子小
人喜以朋從觀受薦何人得過半矣又致察其間有失

而不中哉今曰必吾所識則識有盡不足列職中外況未必盡賢人曰可者審可不必囿以資格故評臺臣者皆曰自公都事察院監司一時翕翕勝職最衆出為江北淮西道提刑按察使按宣慰家兒怙勢抑買民物不償直與償而不滿者皆比贓論後改提刑按察為肅政廉訪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副使方分杭州州以至元壬辰秋七月一日卒年五十五仲氏子希善希達五千里與樞歸鄉明年八月始葬先域夫人任也三男希

大希成希安大成皆前卒希永他室李出三女適任徐
張氏皆士族公既貴矣進伯氏子希明事裕宗于東宮
今出知隰州後葬二年伯氏懼公平昔之善泯其不聞
乃身入山敦工伐石求其同門友祕書少監楊桓狀其
事俾燧銘之碑燧曰公之為人桓為行實文何尚焉念
今之世子弟為父兄求託金石為傳者或多有之如提
控以兄能反復致意其季者纔獨一人嗚呼豈不若是
不足為愛敬報歟銘曰

維公生資粹其民彞加及先師北面事之仁義微辭道
德盛儀日耳以闕如垣厚基增崇其卑如田有鉉多稼
離離尊聞行知始由家推慈孝幼者閨閨梟絲秩秩其
宜出焉郡治視民如免調均賦夷仁柔膚肌何有創罷
其穰其祈山川百祇如指以頤而渥風衰誠之格思罪
入髡形有少枉疑猶已渴饑不身之私竭慶解纍必出
是期發摘吏欺大治小咎戢威顏眉衣繡斧持遼浙江
涯皆所往釐在在歌思曰到遠而如何數奇中塗其萎

識不識悲中郎諸碑泰無媿為斯銘如斯琢石以垂信
夫他時



牧庵集卷二十二